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八至十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曹希焜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八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順帝朝

正內外官朝儀

元統三年十月正内外官朝會儀班次一依品從

蘇天爵奏曰朝覲會同國家大體班制儀式不可

不肅九品分官所以著尊卑之序四方述職所

以同遠近之風蓋位序尊嚴則觀望隆重朝廷典憲莫大於斯邇年以來朝儀雖設版位品秩率越班行均為衣紫從五與正五雜居共曰服緋七品與六品齊列下至八品九品莫不皆然夫既踰越班制遂致行立不端因忘肅敬之心殊失朝儀之禮今後朝賀行禮聽讀詔赦先儘省部院臺正從二品衙門次諸司局院各驗職事散官序列正從班次濟濟相讓與與而行如有踰越品秩差亂位

序者同失儀論以懲不恪庶幾貴賤有章儀式不紊上尊朝廷之典禮下聳中外之觀瞻

皇后配饗

元統二年十月以武宗正后配饗先是三朝皇后升祔未决已顏以問太常博士逯魯曾曰先朝既以珍格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耶文宗母耶對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

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爲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爲后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母帝嚳庶妃堯未嘗以配嚳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衆服其議而已延亦是之遂以珍格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爲御史

襲用舊元

詔改元統三年仍爲至元元年以繼祖德御史李

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名而不蹈實未見

有益

爭罷科舉

至元元年十一月巴延矯詔罷科舉時詔已書而

未用璽參政許有壬力爭之曰科舉若罷天下才

人觖望巴延曰舉子多以贓敗有壬曰科舉未行

時臺中贓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巴延曰舉子中

可任用者唯參政爾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

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巴延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爲士者初不事衣食巴延曰科舉選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乃白身補官受選者甚多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不也巴延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未幾巴延貶死翰林承旨庫庫言古昔取人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上采其言詔下行之

刊行名儒書

至元三年正月婺州路總管府以金華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孟子考證來上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許謙序之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補於朱子顧其立言詞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脅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

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愈久而所得愈深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錄用名儒

七年名遺逸朱公遷至京授翰林直學士不拜章七上乃以為金華郡學正公遷於經傳子史百氏之書禮樂律歷制度名物之數無不通貫而悉究之用力於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為學真知實踐

為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所著有朱子詩傳疏義
二十卷四書約說四卷四書通旨六卷其序詩傳
疏義曰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
孟子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
訓詁詳於詩則病其繼之者說愈煩而意愈窒逮
逮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雄雉兩章得孔子
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蓋詩主咏歌
與文體不同詞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委婉

而辭實甚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脈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泛而切苟有鹵莽滅裂之心未必不以易而視之也是則讀傳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約微者與之俱微猶

若未能盡也小子魯鈍膚末何足與言間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而于未發者必究其藴已發者不羡其辭庶幾乎微顯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也抑嘗從事于斯矣持其無敢欺之心堅其欲自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為之上下也立言之趣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游饜飫積日累月乃若有默契焉此不敏之資困學之方未敢以為學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于斯其序

四書約說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詳說之餘能反說約則舉其緊而無不盡矣子朱子序大學則曰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序中庸則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二書之約如此而論語孟子則又不然記錄之詞章各有旨不能說約雖詳何益哉故必一一要其歸趣而言之也雖然詳說有毫釐之差則約說有千里之謬詳說云乎哉可不悉致其精乎詳而必精精而後約則脈絡合

於統體其於講求也幾矣

親祀太廟

至元六年六月監察御史呈嘗聞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近年雨澤愆期四方多旱而歲減祀事變更成憲原其所致恐有感召欽惟國家四海乂安百有餘年列聖相承典禮具備莫不以孝治天下古者宗廟四時之祭皆天子親享莫敢使有司攝也蓋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

於孝孝莫大於祭世祖皇帝自新都城首建太廟可知所本矣春秋之法國君即位踰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伏自陛下即位以來于今七年未嘗躬詣太廟似爲闕典方今政化更新並遵舊制告廟之典理宜親享時帝在上都臺臣以聞奉旨若曰俟到大都親自祭

保全同氣

至元六年六月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太皇后之號

雅克特古斯文宗子也放之高麗御史崔敬上書言
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
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雅克特古斯
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
皇當上賔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
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
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為心則皆子孫固無親
疎以陛下之心為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

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阨
者為之教養不使失所況皇上貴為天子富有四
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
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況
蠻夷之性不可測度倘生他變關係匪輕興言至
此良為寒心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
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
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

秩滿考核

至元六年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程鉅夫奏國朝建御史臺雖有考課之目而莫得其要莫可致詰乞照前朝體例應諸道府州司縣下至曹掾等各給出身印紙歴子一卷書本人姓名出身於其前俾各處長吏聯銜結狀保明書其歴任月日在任功過于後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則人之賢否一覽而知考校得實庶無僥倖命即舉行

考滿陞等之規

至元六年制凡隨朝職官一考陞一等兩考通陞二等止六部侍郎正四品依舊例通理八十月陞三品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事考滿陞二等六部郎中員外郎主事三十月考滿陞一等兩考通陞二等

宣文閣崇文監

至元六年以文宗設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藝

文監增置官屬有差至是大臣議悉革罷庫庫曰
民有千金之產尚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
學房乃不能容耶帝然之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
文監為崇文監餘悉罷之
上製宣文閣記曰大統既正海內定一乃稽古右
文崇德樂道以天歷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
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乃置學士員俾
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

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為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髙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户牖以順清燠樹皮閣以棲圖書而已至于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為處也跬步户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廵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于斯于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回爭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

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執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睿知善于怡心養神培本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為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于無窮哉至順辛未孟春二日記按順帝有宣文至正二寶又有

明仁殿及洪禧小璽皆楊瑀篆極精工

既改宣文閣庫庫請置檢討等官十六員以備進

講達官有不欲者庫庫曰昔先皇以儒道致治命

裕宗學于贊善王恂今經書所藏微書當時裕

宗于學生之下新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重若

此世祖嘗募名我先人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

至丙夜不寐喜曰朕令卿從許平仲學正欲以

嘉言入告朕耳其向學又如此今汝不好儒寧不

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君仁臣忠
父慈子孝從之則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亂
爾欲亂而家吾不汝禁慎勿以斯言亂吾國也達
官有慚色
賜處士謚
至正元年賜蘭溪處士金履祥謚文安履祥少從
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
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

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于經外謬不可信
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於
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注疏授其門人
許謙以傳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
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
克于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及
殁有司以聞賜謚文安

開古金口河

至正二年正月中書叅議博囉特穆爾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直至西山石峽鐵板開水古金口一百二十餘里創開新河一道深五丈廣十五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至高麗莊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内輸納是時托克托為中書右丞相以其言奏而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而左丞許有壬言尤力托克托排羣議不納終于必行有壬因條陳其利害畧曰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為民害

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閘閘版五年間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衝没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至順元年因行都水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過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工部官並河道提舉司大都路及合屬官員耆老等相視議擬水由二城中間窒礙又蘆溝河自橋至合流處自來未嘗有漁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而盧溝

止二十里此時若可行船當時何不于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却于四十里外通州為之又西山水勢髙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儌倖于萬一若一時成功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且亡金時此河未必通行今所有河道遺跡安知非作而復輟之地乎又

地形髙下不同若不作閘必致走水淺澁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年每月專人挑洗葢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逺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㙋之用葢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此議方興傳聞于外萬口一詞以為不可若以為成大功者不謀于衆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議既上丞相終不從遂以正

月興工至四月工畢起閘放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衆又費用不貲卒以無功繼而御史糾劾建言者博囉特穆爾傅佐俱伏誅

立登聞鼓院

立登聞鼓院於闕外俾有寃抑及下情不上通者擊之

榷茶之害

至正二年李宏陳言榷茶之制古所未有自唐以來其法始備國朝既于江州設立榷茶都轉運使仍於各路出茶之地設立提舉司七處專任散據賣引規辦國課莫敢誰何每至十二月初差人勾集各處提舉司官吏關領次年據引及其到司旬月之間司官不能偕聚吏貼需求各滿所欲方能給付據引此時春月已過及還本司方欲點對給散又有分司官吏到各處驗戶散據賣引每引十

張除正納官課一百二十五兩外又要取中統鈔二十五兩名為搭頭事例錢以為分司官吏饋贐之資提舉司雖以榷茶為名其實不能專散據賣引之任不過為運司官吏營辦資財而已上行下效勢所必然提舉司既見分司官吏所為若是亦復傚傚遷延及茶戶得據還家已及五六月矣中間又存留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戶消乏為名轉賣與新興之戶每據又多取中統鈔二十五兩上下

分派各為己私不知此等之錢自何而出其為茶戶之若有不可言至於得據在手碾磨方興吏卒踵門催併初限不知茶未發賣何從得錢間有充裕之家必須别行措辦其力薄例被拘監無非典鬻家私以應官限及終限不能足備上司緊併重復勾追非法苦楚此皆由運司給引之遲分司苛取之過茶戶本圖求利反受其害日見消乏情實堪憫今若申明舊制每歲正月須要運司盡將給

引給付提舉司隨時派散無得停留在庫多收分
例妨誤造茶時月如有過期別行定罪仍不許運
司似前分司自行散賣據引違者從肅政廉訪司
依例糾治如此庶茶司少革貪黷之風茶戶免損
乏之害命如所言行之

國從禮制

至正三年中書左丞烏克遜良楨以國仍舊習
不遵禮制上言曰綱常皆出于天而不可變議

法之吏乃言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内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上是之命會官議定

修三朝史

至正三年三月修遼金宋三史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脩三史延祐天歴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命托克托為都總裁特穆爾達實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載紀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為不可待制王理者祖修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為

北史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為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為史凡再閱歳書成

楊維禎進正統辯曰伏覩皇帝詔旨起大梁張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職專脩宋遼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書而正統未有所歸臣維禎謹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謹表以上者右伏以一代離

合之殊固繫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閏之統實出於人心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興猶綱舉而目可備前代異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論既明正閏之統可定奈三史雖云有作而一統猶未有歸恭惟世祖皇帝以湯武而立國皇帝陛下以堯舜而為君建極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統以書元旹怪遼金史之未成必列趙宋編而全備芸臺大啟草澤高升宜開三百載之編年以垂千

萬代之大典豈料諸儒之謙筆徒為三國之志書春秋之首例未聞綱目之大節不舉臣維禎素讀春秋之王正月公羊謂大一統之書再觀綱目之紹春秋文公有在正統之說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繼周統高祖成功五年而接秦亡晉始於平吳而不始于泰和唐始于滅盜而不始于武德稽之于古證之于今況當世祖命巴延平江南之時適應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歲親傳詔旨有過唐不

及漢之言確定統宗有繼宋不繼遼之禪故臣維禎敢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挈大宋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鑒之書傳之將來永示萬世不刋之典冒干天聽深懼氷兢下情無任瞻天望闕激切屏營之至辨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

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强于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强梁之力僭僞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

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馬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絜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降武德之元又所

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丞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歷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二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拘于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

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安巴堅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于漢天福之日自安巴堅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覦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于完顏氏實又臣屬

於契丹者也至阿固達得全性命于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纂有其國僭稱國號于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尅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且遼為翁而

宋爲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與于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漢爲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爲簒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簒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

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遼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昪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于繼周繼漢乎但五

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歷數自有歸代之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疑已為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

孫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阨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絕為得統可乎不此之察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

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戹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游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剏嗣作親切比諸光武重

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于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諭是世祖以歷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

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
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
統正而大者不在遼金而在于天付生靈之主也
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
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
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遼欲接
遼以為統至于咈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
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惜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

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之聖人爲何君也哉嗚呼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于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

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

馬孟子没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于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歴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脩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

脩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脩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又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辭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竪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我聖天子當朝

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以為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

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辨以俟千載綱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閏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

賜處士謚

至正三年十月賜金華處士許謙謚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變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

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于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傳之妙履祥既沒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爾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于古不流於俗屏跡入華山四方之士不遠百里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内外殫盡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有

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為白雲先生卒有司以聞賜謚文懿

黄河議

至正四年余闕言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河嘗横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為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河之大有所瀉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

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于漢而河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為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于禹所治河者由是而東都至唐河不為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

以入於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自宋南渡至元始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者以爲當築堤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二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道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爲壑也其慮以爲河既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

可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蓋欲防鉅
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
脩治之耳上以爲治河名論

脩復黄河故道

至正四年五月黄河暴溢近河郡邑皆罹水患命
賈魯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
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
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

成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
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
工畢諸埽諸堤成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
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
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
丞相托克托世襲達爾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
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為河平之碑
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

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
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
來世滙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
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
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
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
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
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

渚慮夫壅生潰渚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騣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創築脩築補築之名有刺水堤有截河堤有護岸堤有縷水隄有石船堤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挂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

一也有缺口有谿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則谿口者舊常為水所谿水退則口下于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㴱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

建先儒祠

四年詔博野縣建宋儒程顥程頤祠有司歲時致祭以二儒係其邑人

遣使廵行天下

至正五年詔朕自踐阼以來至今十有餘年託身
億兆之上端居九重之中耳目所及豈能周知故
雖夙夜憂勤覬安黎庶而和氣未臻災眚時作聲
教未洽風俗未淳吏弊未祛民瘼滋甚豈承宣之
寄糾劾之司奉行有所未至與若稽先朝成憲遣
官分道奉使宣撫布朕德意問民疾苦疏滌寃滯
蠲除煩苛體察官員賢否明黜陟有罪者四品以
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民間一切興利

除害之事悉聽舉行

諫止外藩郡縣

至正七年順江酋長樂孫求内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省臣將許之右司都事歸暘曰既設郡縣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疲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吕思誠抗辨甚力太平問其策安出暘曰可受其酋長宣撫勿責其貢稅使者賜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

選名臣為守令

七年以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

為守令民間利病許實封呈省

重三皇之祀

至正九年御史臺以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

文殊訥所言具呈中書其言曰三皇開天立極

功被萬世京師每歲春秋祀事命太醫官主祭

揆禮未稱請如國子學宣聖廟春秋釋奠上遣

中書省臣代祀一切儀禮倣其制中書付禮部集禮官議之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平章政事哈巴哈嗎珠等以聞制曰可

重東宮輔導

至正九年翰林學士兼諭德李好文言三代聖王莫不以教世子為先務蓋帝王之治本乎道聖賢之道存于經而傳經期于明道出治在于為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

德性自非學臻閫奥則不足以啟迪聰明宜求道
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資本下人
望素輕草野之習而久與性成童句之學而寖以
事廢謬膺重托負荷誠難必别加選掄庶幾國家
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
上命好文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
旨者加以所見倣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為書十
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付端本

堂令太子習馬

定更鈔之議

至正十年定更鈔之議下詔曰朕聞帝王之治因時制宜損益之方在乎通變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為文雖鼓鑄之規未遑而錢幣兼行之意已具厥後印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踴姦偽日萌民用匱乏爰詢廷臣博

采輿論僉謂拯弊必合更張其以中統交鈔壹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

分司農司

至正十三年立分司農司以右丞烏梁海左丞烏克遜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

及元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畧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名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名勑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京師大疫

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死者相枕藉宦者保布哈欲要譽一時請于上市地收瘞之帝賜鈔七千錠中宮及興聖隆福兩宮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算布哈出玉帶一金帶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貂銀鼠裘各一襲以為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地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舁負相踵既覆土就萬安慶壽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

月前後瘞者二十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錠米五百六十餘石

宋五賢從祀

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江浙行省據杭州路申備本路經歷司呈准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胡瑜牒嘗謂文治興隆宜舉行于曠典儒先褒美期激勵于將來凡在閒知詎容緘默葢國家化民成俗莫先于學校而學校之設必崇先聖先師之祀者

所以報功而示勸也我朝崇儒重道之意度越前古既已加封先聖大成之號又追崇宋儒周敦頤等封爵俾從祀廟庭報功示勸之道可謂至矣然有討論未盡尚遺先儒楊時等五人未列從祀遂使盛明之世猶有闕典惟故宋龍圖閣直學士謚文靖龜山先生楊時親得程門道統之傳排王氏經義之繆南渡後朱張吕氏之學其原委脉絡皆出于時者也故宋處士延平先生李侗傳河洛之

學以授朱熹凡集註所引師說即其講論之旨也

故宋中書舍人謚文定胡安國聞道伊洛志在春

秋纂爲集傳羽翼正經明天理而扶世教有功于

聖人之門者也故宋處士贈太師榮國公謚文正

九峯先生蔡沈從學朱子親承指授著書集傳

發明先儒之所未及深有功于聖經者也故宋翰

林學士叅知政事謚文忠西山先生真德秀博學

窮經踐履篤實當時立僞學之禁以錮善類德秀

晚出獨以斯文爲己任講習躬行黨禁解而正學明此五人者學問接道統之傳著述發儒先之秘其功甚大況科舉取士已將胡安國春秋蔡沈尚書集傳表章而尊用之真德秀大學衍義亦備經筵講讀是皆有補于國家之治道者矣各人出處詳見宋史本傳俱應追錫名爵從祀先聖廟庭可以敦厚儒風激勸後學如蒙備呈上司申達朝省命禮官討論典禮如周敦頤等例聞奏施行以補

闕典吾道幸甚本省以其言具咨中書省仍命胡瑜赴都投呈至正二十一年七月中書判送禮部行移翰林集賢太常三院會議俱准所言回呈中書省二十二年八月奏准送禮部定擬五先生封爵謚號俱贈太師楊時追封吳國公李侗追封越國公胡安國追封楚國公蔡沈追封建國公真德秀追封福國公各給詞頭宣命遣官齎往福建行省訪問各人子孫給付如無子孫者於其故所居

鄉里郡縣學或書院祠堂內安置施行

上都宮闕

至正十九年參議中書事陳祖仁疏言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

言此陛下所日夜痛心宜亟為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兹在兹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于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

而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大都宮闕而已乎時兵破上都焚宮闕議欲修之以祖仁之言而止自是不復時巡

大都杜鵑

十九年冬十一月大都有杜鵑

尊崇朱子

至正二十二年十二月追謚朱熹父爲獻靖其制詞云考德而論時灼見風儀之俊覩子而知父迨聞詩禮之傳久閟幽堂丕昭公論故宋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松仕不躁進德合中行遡鄒魯之淵源式開來學闡圖書之蘊奥妙契玄機奏對雖忤于權姦嗣續篤生于賢哲化民成俗著書滿家欽繼志述事之光前何節惠易名之孔後才高弗展嗟沈滯于

下僚道大莫容竟昌明于永世神靈不昧休命其
承可謚獻靖其改封熹為齊國公制詞云聖賢之
蘊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偶垂諸世褒
崇豈問于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宋崇文閣
待制累贈寶謨閣直學士太師追封徽國公謚文
朱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試用于郡縣而善政孔
多迴翔于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姦屢挫志慮不回
著書立言嘉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

長正學久達于中原渙號申行于仁廟詢諸僉議宜易故封國啓營丘爰錫太公之境土壤鄰洙泗尚覲尼父之宫墻緬想英風載欽新命可追封齊國公餘並如故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八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九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秘史

元人有秘史十卷續秘史二卷前卷載沙漠始起之事續卷載下燕京滅金之事蓋其本國人所編紀者書藏禁中不傳偶從故家見之錄續卷以補正史之所不載

在家羊兒年青吉斯征金國先取了撫州經過野狐嶺又取了宣德府使哲伯庫爾庫裕克二人做頭哨至居庸關見守禦的堅固哲伯說可誘他戰於是把軍馬佯回了金家見了果然盡出軍馬追襲直至宣德府山嘴行哲伯却翻回衝着將金國陸續來的軍馬殺敗青吉斯中軍隨後到來將金國的契丹女真等緊要的軍馬都勝了比至居庸殺了的人如爛木般堆着哲伯將居庸關取了青吉斯入關至龍虎臺下了營遣軍馬攻取

北平等郡教哲伯攻取東昌不克回了六宿却𧿥回去每人牽從馬一匹晝夜兼行使金人不意中間將東昌取了

哲伯取了東昌回來與青吉斯相合初北平被攻時金王京丞相對金主說天地氣運大位子交代的時節敢到了蒙古每好生强盛將咱勇猛的軍馬殺絕可倚仗的居庸關取了若再與他厮殺不勝呵只恐軍馬就潰散了莫若且歸附了蒙古皇帝教他退軍若退了軍時

咱那時再做商量也者又聽得說蒙古軍馬不宜水土見生瘟病如今蒙古皇帝跟前與他女子金銀段匹試看從也不從金主說王京說的是遂歸附了青吉斯將公主及金銀段匹等物教王京送與了青吉斯遂將攻城軍馬退了王京親送至莫州撫州山觜行辭回了軍人將金銀等物用熟絹拴定儘力馱去了

青吉斯自那裏征唐古特種其主布爾罕降將女子名察罕的獻與青吉斯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曾怕有來

如今俺與你做右手出氣力俺本是城郭内住的百姓
若有緊急征進卒急不能到蒙恩賜時將俺地面所産
的駱駝毛段子鷹鶻常進貢皇帝說罷遂將本國駝隻
科歛直至趕逐不動送將來了
青吉斯那一次征進金主歸附了多得了段匹唐古特
主歸附了多得了駱駝回至哈喇格爾地面下營了在
後青吉斯差使臣珠爾噶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當了
以此青吉斯狗兒年再征金國青吉斯要自取潼關命

哲伯攻居庸關金主聞知命伊里等三人領兵守關以呼爾罕騰格哩軍人做頭鋒把住關青吉斯至關見金兵大至與他對敵金兵稍退圖類吹古二人横衝其陣金呼爾罕騰格哩軍并伊里等軍大敗殺人滿野金主聞知遷都汴梁其餘金兵困餓人皆相食青吉斯歸以圖類吹古二人有功都賞賜了

青吉斯至北平實喇格爾地面時哲伯已得居庸關引兵來會初金主遷都時命其臣哈達留守燕京青吉斯

命翁鄂羅等三人往收其府庫計金帛數目金臣哈達將金帛等物來獻與翁鄂羅等實濟爾呼圖克說昔者中都金帛皆屬金主如今中都金帛已屬青吉斯如何敢擅取遂却其獻獨翁鄂羅阿里哈哈扎爾受其獻及事畢歸青吉斯問三人曾受獻否實濟爾呼圖克具陳前言青吉斯責讓翁鄂羅賞賜實濟爾呼圖克說汝可與我做耳目

金主至汴梁稽首歸附于青吉斯仍令其子騰格哩領

百人入侍於是青吉斯自北平經居庸關回命哈扎爾領右手軍沿海自大寧經過女真若使歸附即緣彼中邊郡經烏拉諾尼二江沂洮爾河回營不然即縱兵勦捕哈扎爾同卓齊特托倫三人至大寧其城降至女真其主亦降其餘城池悉來歸附遂沂洮爾河回舊營了

其後太祖征回回為其殺使臣烏呼訥等百人臨行時伊遜夫人說皇帝涉歷山川遠去征戰若一日倘有不

諱四子内命誰為主可令衆人先知太祖說伊遜說的
是這等言語凡弟兒子并博爾濟等皆不曾提說我也
忘了於是問卓沁我兒子内你是最長的說甚麽卓沁
未對察罕台說父親問卓沁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默
爾奇斯種帶來的俺如何教他管纔說罷卓沁起身將
察罕台衣領揪住說父親不曾分揀你敢如此說你除
剛硬再有何技能我與你賽射遠你若勝我時便將我
大指剁去我與你賽相搏你若勝我時倒了處再不起

說了兄弟各將衣領拏著博爾濟哈里二人觧勸太祖默坐間有庫庫楚說察罕台你為甚忙皇帝見指望你當您未生時天下擾攘互相攻刼人不安生所以你賢明的母不幸被擄若你如此說豈不傷着你母親的心你父初立國時與你母一同辛苦將您兒子每養大望你成人你的母如日般明海般深這等賢明你如何可這般說太祖說如何將卓忒那般說我子中他最長今後不可如此說察罕台微笑着說卓忒的氣力技能也

不用爭諸子中我與卓沁最長願與父親並出氣力若有躲避的就便殺了誇格德依敦厚可奉教訓於是太祖再問卓沁如何說卓沁說察罕台已說了俺二人並出氣力教誇格德依承繼者太祖說你二人不必並行天下地面儘闊教你各守封國你二人說的言語各要依着休令人恥笑如在前阿勒台呼齊爾二人將自說的言語違了後如何了來如今他了孫見在教隨您每以為鑒戒又問誇格德依如何說誇格德依說父親恩

賜教說我難說自已不能儘力謹慎行將去只恐後世子孫不才不能承繼我所言者如此太祖說諤格德依既如此說中也者又問圖類如何說圖類說父親指名說的凡跟前忘了的提說睡着時喚醒差去征戰時即行太祖說是又說哈扎爾楚齊格爾鄂齊錦伯勒格台四個弟的位子裏他的子孫各教一人管我的位子裏教一箇子管我言語不差不許違了若諤格德依的子孫每都不才呵我的子孫每豈都不生一箇好的

太祖差人去對唐古特主布爾罕說你先說與我做右手如今回回百姓殺了我使臣要去與他折證你可與我做右手布爾罕未及言語其臣阿沙斡布說你氣力既不能不必做皇帝不肯與軍太祖聞此語說阿沙斡布如何敢這般說將我這軍馬徑去征他也有何難但我初意本不征他若天祐讓回回處回來時却去征他兎兒年太祖去征回回命弟鄂齊錦居守以夫人呼蘭從行命哲伯做頭哨蘇布特做哲伯後援托歡徹兒做

蘇布特後援令三人自回回住的城外繞去不許動他百姓待太祖到時却來攻哲伯如命從默爾奇斯王城邊經過不曾動他百姓至第三次托歡徹爾經過搶了百姓的田禾默爾奇斯王走出與回回王扎拉鼎相合領軍迎太祖厮殺太祖命實濟爾呼圖克做頭哨與扎拉鼎對陣敗了將追及太祖處哲伯等三人自扎拉鼎後至將扎拉鼎勝了欲入布哈爾城不得直追至申河軍馬溺死者殆盡獨扎拉鼎與默爾奇斯逆申河走去

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達克山城至子毋河博囉罕格爾地面下了營命巴拉追扎拉鼎等以哲伯蘇布特兩人有功賞賜了以托歡徹爾違教令欲廢了後不曾只重責罰不許管軍

太祖自回回地面歸命卓沁察罕台諤格德依三人領右手軍過阿穆爾河至玉隴哈什城下營命圖類往伊嚕勒等城下營卓沁等至玉隴哈什下營了差人來說如今俺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諤格德依調遣

至是太祖得了鄂托羅爾等城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坦和囉海山嶺處過夏了就等候巴拉差人去對圖類說天氣暑熱可來與我相合此時圖類已取了伊嚕勒等城正改做楚勒罕徹爾城至城破方回來與太祖相合卓沁察罕台諤格德依三人得了玉隴哈什城將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處的分子及回太祖三日不許三子入見穆呼哩等說不服的回回百姓已屈服了分了的城池及分要的兒子皆是皇帝的天地祐護既屈服

了回回百姓俺衆人皆歡喜皇帝如何這般怒兒子每既知不是已怕了在後教他戒慎可以着他來見太祖怒遂少止教卓沁等來見太祖依舊怪責三子恐懼流汗有帶弓箭的鴻哈綽勒漫等三人向前説三子如初調習的鷹雛一般方纔出征如此怪責恐向後學上的心怠慢了如今日出入所在皆是敵人將俺如西蕃的狗般使去天若祐讓將敵人勝了凡金銀疋帛都將來獻又説這西邉有巴哈台種的百姓哈里巴王可命俺

那裏出征太祖道是怒遂息留鴻哈理塔噶二人命綽勒漫征哈里巴王去了
再痕都斯坦種巴哈台種兩閒有阿嚕等種命圖魯卜岱哈尚去征進
再命蘇布特勇士征迤北喀喇等十一部落渡音德爾扎雅罕二水直至策幹爾衮克哷木等城太祖再取了
回回各城命人鎮守有姓呼魯衮實名雅拉斡齊的回回父子二人自玉隴哈什城來見太祖因其能知城池

的緣故遂命其子莽蘇庫特與鎮守官一同管布哈爾等城又命雅拉斡齊管北平
太祖征回回七年初命巴拉追回回王扎拉鼎并默爾奇斯王追過申河直至痕都斯坦種地面根尋不見回來却將痕都斯坦城邊百姓的駞羊都擄了於是太祖遂回至阿爾達實地面過夏第七雞兒年秋回到圖喇河黑林的舊營内
青吉斯既住過冬欲征唐古特從新整點軍馬至狗兒

年秋去征唐古特以伊遜夫人從行冬間於阿爾布哈地面圍獵青吉斯騎一疋紅沙馬爲野馬所驚青吉斯墜馬跌傷就於綽和爾哈達地面下營次日伊遜夫人對大王并衆官人說皇帝今夜好生發熱您可商量於是大王并衆官人聚會其中有托倫議說唐古特是有城池的百姓不能移動如今且回去待皇帝安了時再來攻取衆官人皆以爲是奏知青吉斯青吉斯說唐古百姓見咱回去必以我爲怯且這裏養病先差人去唐

古處看他回甚麽話遂差人對唐古特主布爾罕說你

曾說要與俺做右手及我征回回你卻不從又將言譏

諷我如今已取了回回我與你折證前言布爾罕說譏

諷的言語我不曾說有阿沙幹布說是我說來要與我

廝殺時到你到賀蘭山來戰要金銀段匹時你往西涼

來取使臣回將言說與青吉斯青吉斯說他說如此大

話咱如何回雖死呵也去問他長生天知者遂到賀蘭

山與阿沙幹布廝殺阿沙幹布敗了走上山寨咱軍將

他能厮殺的男子并馬駝等物盡殺擄了其餘百姓縱各人所得者自要

青吉斯在雪山住夏調軍去將阿沙斡布同上山的百姓盡絶虜了教博爾濟穆呼哩財物聽其儘力所取又對二人說金國的百姓不曾分與您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種你二人均分凡好的兒子教與你擎鷹美的女子教與妻整衣已前金主曾倚仗着他做近侍將咱蒙古祖宗廢了你二人是我近侍却將他每來使喚者

青吉斯自雪山起程過烏拉海城却來攻打靈州城時
唐古特主布爾罕將着金佛并金銀器皿及男女馬駝
等物皆以九九爲數來獻青吉斯止令門外行禮行禮
間青吉斯惡心了至第三日將布爾罕改名實達爾華
命托倫殺了對托倫說初征唐古特時我因圍獵墜馬
你曾愛惜我的身體來提說要回因敵人言語不遜所
以來征蒙天祐助將他取了今有布爾罕將來的行宮
并器皿你將去者

青吉斯既虜了唐古特百姓殺其主布爾罕滅其父母子孫教但凡進飲食時須要提說唐古特盡絶了初因唐古特不踐言所以兩次征進至是回來至猪兒年青吉斯崩後將唐古特百姓多分與了伊遜夫人

青吉斯既崩鼠兒年右手大王察罕台巴圖左手大王鄂齊錦同在内圖類等諸王駙馬并萬户千户等於吉魯爾河奎騰阿喇勒地行大聚會着依青吉斯遺命立諤格德依做皇帝將青吉斯原宿衛護衛的一萬人并

衆百姓每就分付了
謗格德依既立與凡察罕台商量青吉斯皇帝父親留
下未完的百姓有巴哈台種的王哈里巴曾命綽勒漫
征進去了如今再教鴻哈圖嚕同蒙格圖兩個做後援
征去再有喀喇欽察等十一種城池百姓曾命蘇布特
征進去了爲那裏城池難攻拔的上頭如今再命各王
長子巴圖伯哩庫裕克一蒙格等做後援征去其諸王
内教巴圖爲長在内出去的教庫裕克爲長凡征進去

的諸王駙馬萬千百戶也都教長子出征這都教長子出征的緣故因兀察罕台說將來長子出征呵則人馬衆多威勢盛大聞說那敵人好生剛硬我兀察罕台謹慎的上頭所以教長子出征其緣故是這般

諤格德依皇帝再於兀察罕台處商量將去說皇帝父親的見成大位子我坐了有甚技能今有金國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為如何察罕台說是但老營內委付下好人着我自這裏添與你軍說來了遂委付帶弓箭的

烏爾圖哈喇留守老營

兎兒年諤格德依皇帝征金國命哲伯爲頭哨遂敗金兵過居庸關諤格德依駐軍龍虎臺分命諸將攻取各處城池諤格德依忽得疾昏憒失音命師巫卜之言乃金國山川之神爲軍馬擄掠人民毀壞城郭以此爲祟許以人民財寶等物禳之卜之不從其病愈重惟以親人代之則可疾少間忽開眼索水飲言訖我怎生來其巫説此是金國山川之神爲祟許以諸物禳之皆不從

只要親人代之謁格徳依說如今我跟前有誰當有大王圖類說洪福的父親將咱兄弟内選着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跟前行忘了的提說睡着時喚醒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誰行提說着喚醒着多蒙古百姓教誰管着且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業都是我造來我又生得好可以事神師巫你咒說着其師巫取水呪說了圖類飲畢畧坐間覺醉說比及我死時將孤兒寡婦擡舉教成著皇帝哥哥知也者說罷出

去遂死了其緣故是那般

諤格德依既將金國窮絶了名其主爲小厮掠其金帛頭畜人口而歸于汴梁北平等處立特穆齊以鎮守之遂回至嶺北下了

綽勒漫征巴哈台種其種歸附了諤格德依皇帝以其地面與所產之物好就命綽勒漫等爲特默齊官留鎮其地令將所出金帛馬駝等物每年進貢再蘇布特的後援巴圖大王等降其喀喇欽察等三種破其俄羅斯

種城悉殺虜其人惟阿蘇等城百姓虜得虜了歸附得歸附了立達爾罕爲特默齊官鎮守而回又在女真高麗處曾命扎拉伊埒台征進去至是再命伊蘇岱爾爲後援征進了就為特默齊以鎮其地

巴圖自欽察差使人奏來說賴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叔叔的福蔭將十一種國土百姓都收捕了因大軍將回各人分離會諸王做筵席于内我年長些先喫了一二盞伯哩庫裕克兩個惱了不曾筵會成上馬去了伯哩

說巴圖與我一般如何先飲他是有髯的婦人我脚後根推倒踏他庫裕克說他是帶弓箭的婦人胷前教柴打他頦嗗扎古岱子哈喇哈斯說他後頭接與他箇木尾子如此說了爲俺每征了這異種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處說間被伯哩庫裕克兩個這般說着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

巴圖使臣既奏了諤格德依大怒不教庫裕克拜見說這下等的聽誰的言語敢將哥哥毀詈捨了你如棄一

鳥卵如今教去邊遠處做特黙齊攻取堅城受辛苦者又説哈喇哈斯學誰來敢將俺觀人毁傷罪本當殺若殺了呵人必說我偏心也和庫裕克同去伯哩是察罕台兄弟子教巴圖對察罕台兄處說將去

大王蒙格官人等奏說青吉斯曾有聖旨野外的事只野外斷家裏的事只家裏斷如今庫裕克的事係野外的事只可委付巴圖自處治諤格德依怒息台庫裕克拜見就責怪教訓說你征進去時將軍人都打徧挫了

威氣你敢想俄羅斯百姓爲怕你一人投降了敢把哥哥來做敵人般欺侮我青吉斯皇帝曾說人多則人懼水深則人死如今蘇布特前頭遮護着你與衆人得了這幾箇俄羅斯種你自已殺𢪛的蹄子不曾置得迭好男子初出門便惹是非因蒙格等勸諫且罷這事是野外的事你同哈喇哈斯去只教巴圖斷者伯哩行教對察罕台知者

諤格德依皇帝將青吉斯時守衛的并衆散班每各各

職掌照依舊制從新再宣諭了一遍
諤格德依皇帝説我青吉斯皇帝艱難創立國家如今
教百姓每安寧快活休教他辛苦遂將合行之事與兄
察罕台處商議一百姓羊羣裏可每年只出一箇二歲
羯羊做湯羊每一百羊内可只出一箇羊接濟本部落
之窮乏者一諸王駙馬等聚會時每每於百姓處科歛
不便當可教千户每每年出騍馬并牧擠的人其人馬
以時常川交替一賞賜的金帛器械倉庫等掌守的人

可教各處起人來看守一百姓行分分與他地方做營盤住其分派之人可於千戶內選人教做一徹爾地面先因無水止有野獸無人住如今要散開百姓住坐可教察納輝和爾台兩箇去達哈中做營盤的地方教穿井者一使臣往來沿百姓處經過事也遲了百姓也生受如今可教各千戶每出人馬立定札木齊不是緊急事務須要乘坐站馬不許沿百姓處經過這幾件事因察納蘇爾和塔拉對我提說我想來也可行察罕台知

者察罕台聽了這話都道是只依着這般行再說扎木齊一節我自這裏站起迎着你立的站教巴圖自那裏立起接着我立的站說將來了

諤格德依皇帝於是將這事又宣布于諸王駙馬等知道其諸王駙馬等皆道便當好生是然後差人于各處起取上項羊馬并守倉庫扎木齊等户所擺扎木齊命阿拉善托歡徹爾兩個整治每一站設馬夫二十人内鋪馬并使臣的廩給羊馬及車輛牛隻定將則例去如

有短少者家財一半沒官

謁格德依皇帝說自坐我父親大位之後添了四件勾當一件平了金國一件立了扎木齊一件無水處穿了井一件各城池內立特默齊鎮守了差了四件一件既嗣天位沈湎于酒一件聽信婦人言語取鄂齊鄒叔叔百姓的女子一件將有忠義的托克托呼因私恨陰害了一件將天生的野獸恐走入兄弟之國築墻寨圍攔住致有怨言

此書大聚會著鼠兒年七月於吉魯爾河奎騰河喇勒

地面處下時寫畢了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九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十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附載遼金

賢女論政

遼女子耶律常哥論時政畧言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尚德欲强國則輕徭薄賦

四端五典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為戒勤儉可以為師錯枉則人不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崇飾土木勿事邊鄙妄費金帛滿當思溢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民勸善不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部强橫之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始朝廷按耶律氏太師舒嚕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風及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苟作讀通歷

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臧否間作文以述時政

賢后諷諫

天祚妃蕭氏見遼事日非作歌諷諫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卧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

兮爪牙兵可憐徃代兮秦天子猶向空中兮望太平

宮嬪定變

金宮嬪鄭夫人侍宣宗之病宣宗病亟託以後事曰速名太子言訖而殂時有貴妃龎氏以其子長不立衷懷怨望鄭氏恐其為變祕不發喪后妃問安寢閤紿入別室鎻之急名大臣傳位太子始啟戶出后妃發喪龎氏之子急奔入事已定人服夫

人之明智

金朝再生禮

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日前期禁門除地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輿在再生室東南倒植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産醫嫗置室中一婦人執酒一叟持矢箙立于室外有司請神主降輿致奠奠訖皇帝出寢室詣再生室羣臣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釋服跣以童子從三過岐木之下每過

產醫嫗致詞拂拭帝躬童子過岐木七皇帝卧木側叟擊箙曰生男矣太巫幪皇帝首輿羣臣稱賀再拜產醫嫗受酒于執酒婦以進太巫奉襁褓絲結等物贊祝之預選七叟各立御名繫於絲皆跪進皇帝選嘉名受之賜物再拜退羣臣皆進襁褓絲結等物皇帝拜先帝諸御容遂宴羣臣

史臣曰善哉蘇爾威汗之垂訓後嗣也孺子無不慕其親者嗜慾深而愛淺妻子具而孝衰人人皆

然而況天子乎再生之儀歲一周星使天子一行是禮以起其孝心夫體之也真則其思之也切孺子之慕將有油然發于中心者感發之妙非言語文字之所能及善哉蘇頌威汗之垂訓後嗣也使之以三過歧木母氏劬勞能無念乎終之以拜先帝御容敬承宗廟宜何如哉

金人讓國

金阿固達百戰而得天下以位授其弟其弟烏奇

邁有子十餘以位還其兄至于斡里雅布烏珠又皆
阿固達之子也太宗委以軍國之重曽無猜疑而
二臣亦傾身為國無少避忌史臣以為金之家法
勝于唐太宗宋太宗逺矣

金臣諫疏

金世宗欲幸金蓮川梁襄疏諫畧言金蓮川在重
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
邊荒棄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

暑交至特與上京中都不同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峻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敝燕蓋京都之選首也况今又有宫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内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

草莱輕不貲之聖躬愛沙磧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惜也又行幸所過山徑阻修林谷腌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唐離宫去長安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奸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于雒汭后羿距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止以離棄宫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為殷鑒

金臣條議

金貞祐二年進士劉炳條議時政其畧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恵人不在施予在於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艱危之後易於為恵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于前日臣願寛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時遣重臣按行郡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正黜貪殘拯貧窮卹孤獨勞來還定則効忠徇義無有二志矣

故曰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為亂惟陛下留神

金人科目

登科記云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證于六經六經之折中必本諸道道也者通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傳是已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不在于文章三代而下道寓于文章而不純于事業故鄉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射策較藝取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

士六朝以薦舉得人莫不稽考於經傳子史馬隋合南北始有科舉自是盛於唐增光於宋迄於金又合遼宋之法而潤色之不以六藝為致治之成法進士之目名以鄉貢進士者本周之鄉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策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有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詞賦於東西兩京或蔚朔平顯等州或涼庭試試期不限定月日試處亦

不限定州府詞賦之初以經傳子史内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内出題以詩書易禮春秋為次葢循遼舊也至天眷三年淅津府試迨及海陵天德三年親試於二京貞元二年遷都于燕自後止試于淅津府收遼宋之後正隆一年以五經三史正文内出題明昌二年改令五經子史内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畧也經義之初詔試真定府所放七十二賢榜迨及蔚州析津令易詩書

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蓋循宋舊也天德三年罷去經義之大略也天眷三年令大河以南別開舉場謂之南選貞元二年遷都於燕遂合南北通試于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闢立定程限月日更不擇日以定為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一名合試依大定間例不過五百

人後以舉人漸多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試取奏旨此限定塲數人數格也自天眷二年淅津放第於廣陽門西一僧寺門上唱名至遷都後命宣陽門上唱名後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塲人直赴御試不中者别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試不中者令榜末安挿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初貞祐三年終塲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該恩此該恩之格也大

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特授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郎後不得為例明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一十一官第三人授九官餘皆授三官此授官之法也進士第一任丞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授之格也近披閱金國登科顯官陞相位及各卿士大夫間見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贊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餘載朝野閒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居

多科舉亦無負於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說誦其句讀擒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蟲而已哉固將率性脩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弟忠信而建萬世之長策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國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庚子季秋朔日東

原李世弼序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十